

三洞四輔與“道教”的成立

[日]小林正美

內容提要 三洞四輔是道藏的分類方法，由劉宋南齊時的天師道創立。三洞的創立大大促進了道教的形成，道教一詞的最初含義，是指三洞十二類三十六部尊經所講述的全部教義。四輔的創立為三洞排出了等級，洞真部居上，洞玄部居中，洞神部居下。三洞四輔的等級化使各部道書有了高下之分，也使天師道徒學習道書的順序固定下來，道士的等級(法位)也由此而確定。

三洞四輔，是道藏的一種分類方法。自唐代開元年間第一部道藏《三洞瓊綱》成書，到明代正統年間最後一部道藏《正統道藏》的編撰為止，這種分類法一直為歷代道藏的編集所採用。這裏的道藏，無非指“道教”經典著作的總稱。在此，筆者給“道教”一詞加上引號而稱之為“道教”，旨在強調本論所言之“道教”乃指歷史上相對於儒、佛二教而言之“道教”。這種意義上的“道教”雖然有時受到官方的壓制，但其宗教活動基本上是官方承認的。這是它不同於一般民間信仰之處。道藏的編撰始於唐代，其目的在於收錄“道教”的經書。道藏的編撰幾乎都是奉皇帝的勅命而進行的，所以一般的道書一旦被選入道藏，即成為“道教”之經書。

新寫成的著作一經編入道藏，其作者的思想信仰也將被視為

“道教”思想。北宋時代的摩尼教徒堅持要將《老子化胡經》、《明使摩尼經》等摩尼經典收入《大宋天宮寶藏》^①，其目的不外乎在於讓官方認可摩尼教為“道教”。此外，收有多篇全真道經書的道藏《玄都寶藏》的編撰目的也在於讓元朝政府承認全真道為“道教”。此書由全真道教徒丘處機及其弟子宋德方編撰、丘處機死後由宋德方完成於南宋淳祐四年(1244)。果然，憲宗元年(淳祐十一年、1251年)道藏的編撰完成之後，元朝政府終於批准全真道教徒李志常“掌道教事”(《元史》本紀三)。

縱觀六朝末至明代的“道教”這一宗教名稱的使用方法，便會發現所謂“道教”指各時代根據三洞十二類或三洞四輔分類法編排的道書的教義。比如北周甄鸞的《笑道論》、唐代孟安排的《道教義樞》、北宋張君房《雲笈七籤》中的《道教本始部》、明代編集的《道藏經目錄》(《正統道藏》所收)中的《道教宗源》，這些著述都把“道教”視為基於三洞四輔十二類之上的教義。收有“道教”經書的道藏之所以使用三洞四輔十二類這種分類方法，也是因為早在道藏編集以前，“道教”的經書就已經按照三洞十二類或三洞四輔分類法加以分門別類了。換言之，三洞十二類或三洞四輔這種分類方法，在“道教”成立之初就已經使用了。更確切地說，“道教”這門宗教是以道籍的分類方法——三洞學說為基礎而誕生的。而四輔的形成又促使“道教”在教理及教團的組織方面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因此，從道教徒到一般人士都認為，“道教”即指建立在以三洞十二類或三洞四輔為分類法而編排的道書之上的宗教。

如上所述，“道教”在其成立之初，就與三洞四輔有着極為密切

^① 宋·志盤《佛祖統紀》卷四八嘉泰二年之條所引述的《夷堅志》一書曰“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關於明使摩尼經等道書之入藏，張君房《雲笈七籤序》一文有論述。

的關係。在此，筆者準備就三洞四輔分類法的思想背景以及這一分類法對於“道教”的成立和其組織發展的影響作一個考察。

一、三洞大乘思想與“道教”的成立

“道教”經書的分類法——三洞，大約形成於劉宋元嘉十年(433)前後^①，其創始人可能為天師道道士陸修靜。元嘉十四年(437)陸氏寫了一篇名為《靈寶經目序》的序文，在這篇文章中他自稱“三洞弟子陸修靜”。可知，此時的陸氏信奉三洞學說。此外，他還在《洞玄靈寶五感文》及《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等著述中也認為三洞經書皆為天師道的道書並加以引用。不僅如此，劉宋泰始七年(471)，在奉明帝之命而編撰的道經目錄《三洞經書目錄》一書中，陸氏也採納了三洞學說。由此也可以肯定陸修靜乃三洞學說的忠實的實踐者。

所謂三洞，指道書的分類方法。這種方法把流傳於五斗米道、葛氏道^②和上清派之間的道書分成三個部分，即洞真部、洞玄部和洞神部。它還將上清經、靈寶經、三皇經分別歸入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在此基礎之上，它又進一步將此三部各自分為十二類。此十二類即本文、神符、玉訣、靈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衆術、紀傳、贊頌、章表等十二部。也就是說，三洞把當時所有的道書分為三洞十二類三十六部。因此，時常有人把三洞十二類所有道

^① 請參考拙著《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二篇·第一章“九天生神章經”·四·序之前半部分與“‘三洞說’之成立”。

^② 葛氏道由三國吳人左慈創立。繼左慈之後，教派領袖由葛玄、鄭隱、葛洪、葛巢、葛巢甫等人代代相傳。江南吳地為葛氏道佈教的主要地區，其佈教活動一直持續到劉宋中期，而後逐漸衰落。元始派靈寶經乃葛氏道作於東晉末劉宋初。有關葛氏道的思想及歷史，請參考拙著《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一篇·序章“葛氏道與上清派”。

書稱為“三十六部尊經”。

天師道^①推崇三洞並認為凡屬三洞十二類之道書皆為天師道之經典。因此，天師道道士陸修靜自稱“三洞弟子”，這意味着他認為自己是信奉三洞十二類全部道籍的信徒。陸氏編集的《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一書中，記載有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道陵的一段頌詞：

太上正一真人三天大法天師頌曰，靈寶及大洞，至真道經王，如有五千文，高妙無等雙。

由此可知，包括陸氏在內的天師道教徒皆把《老子道德經》視為最高經典。與此同時，他們還推崇靈寶經及上清經等道經。《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一書中還有如下一段文字：

至心稽首禮太上無極大道。至心稽首禮三十六部尊經。
至心稽首禮玄中大法師。

這段文字是講向三寶施禮之事。三寶，即道寶之太上無極大道、經寶之三十六部尊經、師寶之玄中大法師。歸依三寶又稱“三歸依戒”，是天師道教徒不可缺少的修行內容。從歸依三寶一事也可斷定天師道要求信徒尊奉全部三十六部尊經。天師道之所以要求信徒信奉三洞部的全部經書，是因為那是大乘之法。天師道編集的、屬於仙公派靈寶經系統^②的《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宿緣經》一書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宗三洞玄經，謂之大乘之士。

① 五斗米道教派，早在東晉末期就已腐敗不堪。劉宋初期，一些主張改革並重建五斗米道的道士出現。這些道士信奉五斗米道中的正一盟威之道，對既有的五斗米道教團持批判態度。他們乃為五斗米道教派中的改革派，因此有別於五斗米道的保守派。在此，筆者將這些屬於五斗米道改革派的道士之群體稱為天師道。劉宋時期，這些天師道道士們取代了五斗米道的保守派，掌握了教派的實權，斷然對五斗米道實行了宗教改革。

② 有關仙公派靈寶經之作者及其成書時間，請參考拙著《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一篇、第三章、四、“元始系與仙公系之不同”。

可知，天師道認為信奉三洞部全部經書的人即為大乘之士。“大乘”一詞，起源於當時的佛教思想，東晉隆安末期，鳩摩羅什來到長安，翻譯了大量大乘佛典，向弟子們傳授了大乘思想。當時的佛教界普遍認為大乘勝於小乘，其結果大乘思想盛行於世。葛氏道和天師道也在其影響之下開始使用“大乘”一詞。天師道之所以將信奉所有三洞部稱為“大乘”，是因為它強調，與其信奉一兩部經書，不如信奉三洞部的全部經書更顯得見地卓越。在此，不妨把主張信奉三洞部所有經書即為大乘之行的思想稱為三洞大乘思想。此三洞大乘思想恰恰就是三洞學說的創立者劉宋天師道的思想。劉宋天師道所作的仙公派靈寶經《太上洞玄寶本行因緣經》裏有文曰：

吾後為諸人作師，志大乘行，常齋戒讀經，並賣珍寶，詣大法師，受三洞大經，供養禮願，齋戒行道，服食吐納。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從大法師那裏接受三洞經書並對此供養禮拜，此舉乃大乘之行。劉宋末期天師道的經書《太上正一法文經》中也有“誦三洞大經”“寫三洞衆經”或“轉讀三洞一切衆經”等句子。這些句子說應“讀”“寫”“轉讀”三洞全部經書。可知，此經也認為讀誦、抄寫、轉讀三洞全部經書即為大乘之行。三洞大乘思想由後世天師道繼承，梁武帝時編集的《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一書中常有“講說大乘三洞衆經”“寫三洞大乘一切經典”、“施法者常以我法三洞經教善巧方便”之類的敘述。此外，著於唐代的《道教義樞》一書中也有“講說三洞大乘”、“講說三洞大乘經典”這樣的文字。

三洞大乘思想的形成促使天師道的教義有了飛躍性的擴大。站在三洞大乘的立場上信奉三洞部的全部經書，這也就是尊重葛氏道及上清派的經書中的教義，並承認這些教義為天師道之教義。因此，這意味着除了原有的五斗米道的教義之外，天師道又把葛氏道和上清派的教義納入了自己的教義之中。陸修靜在“洞玄靈寶

五感文”一文中說：

此五感之文，乃是道士修六齋之法，皆出三洞大經。

陸氏指出，天師道所施行的各種齋戒禮儀皆來源於三洞部經書。可知，當時的天師道吸收了葛氏道和上清派的齋戒禮儀。

由於三洞部經書的教義皆屬於天師道，這樣一來天師道的教義變得豐富多彩，包羅萬象。僅就修道法而言，從前的正一盟威之道中又增添了新的齋禮和醮祭。陸修靜在其“洞玄靈寶五感文”中，把當時天師道所實施的齋戒分為第一洞真上清之齋；第二洞玄靈寶之齋；第三三元塗炭之齋等三類，並在第二洞玄靈寶之齋中列舉了齋戒九法，即金籙齋、黃籙齋、明真齋、三元齋、八節齋、自然齋、洞神三皇之齋、太一之齋和指教之齋。其中，三元塗炭齋和指教齋乃天師道固有的齋戒法，其它齋戒之法則是天師道參考上清經和靈寶經重新制定或從上清派和葛氏道原有的齋戒法中引進的。比如醮祭的很多方法就是從上清派和葛氏道引進的。可見，正因為信奉了上清經和靈寶經，天師道的教義才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和充實。

但是，由於天師道雜亂無章地把其它流派特有的教義納入了自己的體系中，所以它的教義缺乏統一性，很容易發生矛盾。比如，就神的排位方法而言，東晉五斗米道時代之最高神為大道（太上、太上大道）^①。而劉宋初期的天師道依然把大道推崇為最高神，並稱之為太清玄元無上三天元極大道或太上無極大道^②。自

① 《女青鬼律》，乃五斗米道編於東晉後期之著作。此書把最高神大道稱為太上大道、太上、大道。此外，《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記載：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在遭到孫恩率領的叛軍攻擊時，曾祈禱“大道”相助。《太上正一呪鬼經》則把太上大道君（太上）視為最高神。

② 《三天內解經》，乃天師道編於劉宋初期之著作。此書視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為最高神。而陸修靜的著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則把三寶之一道實視為無極大道。

從天師道把葛氏道的元始派靈寶經^①納入自己的教義中後，靈寶經的最高神元始天尊登上天師道最高神的地位。其結果元始天尊的弟子太上道君與最高神大道（也稱太上帝君）被視為同一神格，甚至大道被認為就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對此，天師道並沒有調整兩者的關係，而依然把大道視為最高神任其並存。

如上所見，天師道的教理雖然缺乏統一性，但由於天師道運用三洞大乘思想把三洞部的經典教義全部收進了自己的教義裏，所以其教理、禮儀等方面的內容變得非常充實，甚至可與當時的佛教相匹敵。於是，天師道教徒們開始認為自己的宗教是很偉大的，是可與佛教平起平坐的。就這樣，為了同“佛教”分庭抗禮，他們把自己的宗教稱為“道教”。針對佛教而言的“道教”一詞的用例，最早見於南齊顧歡所著的《夷夏論》中。《夷夏論》曰：

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

這裏的“道教”之“道”，乃相對於佛教的“佛”而言，指天師道的最高神大道。類似的說法還有一例：

佛號正真，道稱正一。

“佛”提倡正真之道，而“道”提倡正一盟威之道，所以，此“道”即指天師道的最高神大道。此外，顧歡還認為這裏的“道”指老子。《夷夏論》在說明“道教”產生之原由時，曾引用過《玄妙內篇》中有關老子的傳說，由此也可證明顧歡將老子視為“道教”教主。此事還可從顧歡給袁粲的回信中得到證實。顧歡在這封信中稱“道”“佛”二教為“老釋二教”（老子和釋迦二教）。這不僅僅是顧歡個人之看法，當時很多人都認為老子是“道教”的教主。甚至對《夷夏論》一書持批判態度的明僧紹也在其“正二教論”一文中，承認佛陀

^① 有關元始派靈寶經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請參考拙著《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一篇、第三章、三、“元始系靈寶經之成立”。

爲佛教教祖，老子爲“道教”教主，並對二者作了比較。他說：

佛明其宗，老全其生。

《夷夏論》一書指出“道教”是大道之教，也是老子之教。由此可知，顧歡把大道和老子（太上老君）視爲同一神格。把大道和太上老君視爲同一神格的觀點，乃劉宋後期天師道的思想^①。《夷夏論》的寫作時間大約爲劉宋泰始三年（467），可知，《夷夏論》視大道與老子爲同一神格的觀點，正與劉宋後期天師道的思想相吻合。從《夷夏論》把大道和老子視爲同一神格一事，可知作者顧歡乃天師道教徒。此外，從文中有“道稱正一”一處也可以看出，顧歡是站在天師道的立場上來撰寫《夷夏論》的。因此，書中的“道教”一詞應指天師道之教義。

劉宋後期天師道教徒稱自己的宗教爲“道教”，所以“道教”一詞囊括了當時天師道所信奉的三洞部的全部教義。也就是說，當時“道教”一詞是指三洞三十六部尊經所論述的全部教義。“道教”一詞的用法，在此後的道教歷史中一直爲後人所繼承。例如，從甄鸞《笑道論》中有關批判“道教”的部分可以推知，北周時“道教”一詞指三洞三十六尊經之教義。甄鸞在《笑道論》卷上的序文中寫道：

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

^① 東晉末劉宋初，最高神的大道不同於把老子神化了的的老君。東晉末期的《女青鬼律》和《太上正一呪鬼經》等書分別把大道和老君視爲不同的神格。劉宋初期成書的天師道的著作《三天內解經》不僅視兩者爲不同的神格，還把大道稱爲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其地位高於太上老君。然而，劉宋中期之後，天師道逐漸把大道和老子（老君、太上老君）視爲同一神格，甚至認爲大道即老子。劉宋後期編纂的《妙真經》、《老子想爾注》、《大道家令戒》等著述皆認爲：“道”即指登上了神位之老子。關於這些道書的編纂時間，請參考拙著《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二篇第三章《老子想爾注》、第四章《大道家令戒》、補論一“關於《太上洞淵神呪經》與《女青鬼律》及《太上正一呪鬼經》的成書年代”、補論二“關於《玄妙內篇》之成立”。

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

這是說《笑道論》分爲三卷三十六條，意義在於要嘲笑“道教”的三洞部和三洞十二類的三十六部。換言之，甄鸞是爲了批判“道教”才使用了這種嘲笑三洞部所有經書（三十六部）的方法。這足以證明北周時代三洞部所有經書的教義就已經意指“道教”了。

繼三洞部之後，劉宋末南齊初又誕生了四輔。於是“道教”一詞又進一步包容了以三洞四輔爲分類法而編排的全部經書。此外，唐代孟安排的《道教義樞》、北宋張君房的《雲笈七籤》中的“道教本始部”、明代的《道藏經目錄》（《正統道藏》所收）的《道教宗源》等著述也都認爲：“道教”一詞乃爲建立在以三洞四輔十二類爲分類法而編排的經書之上之宗教。

二、四輔的形成與道士的等級制度

四輔，是新編成的分類法，用以補充三洞十二類。它由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四部組成。從其內容可以肯定四輔的創始人爲天師道道士。《道教義樞》卷二所引《正一經圖科戒品》一文說：

太清經輔洞神部，金丹已下仙品。太平經輔洞玄部，甲乙十部已下真業。太玄經輔洞真部，五千文已下聖業。正一法文宗道德、崇三洞、遍陳三乘。

由上可知，太清部輔助洞神部，金丹經以下諸經屬於此部；太平部輔助洞玄部，甲乙十部太平經以下諸經屬於此部；太玄部輔助洞真部，《老子道德經》以下諸經屬於此部；正一部輔助全部三洞，正一法文屬於此部。此外，太清、太平、太玄三部之間的等級高低不同。《南齊書》顧歡傳有“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的神仙二十七品說法。據此說法，地位最高的爲聖或神，其次是真，地位最低的爲仙。因此聖業的太玄部居高位，真業的太平部

居中位，仙品的太清部居下位。此事從《道教義樞》卷二所引用的正一經中也可得到證實。

正一云，三洞雖三，兼而該之，一乘道也。太玄為大乘，太平為中乘，太清為小乘、正一通於三乘也。

《正一經》說正一經所屬的正一部為一乘，《老子道德經》所屬的太玄部為大乘。因此，四輔的作者應為天師道教徒，此人特別尊崇正一盟威的正一經和《老子道德經》。

我們可以推測，天師道道士孟智周即四輔的創始人。從《道教義樞》卷二的“孟法師玉緯七部書目”一文可知，孟法師智周有一部叫做《玉緯》的道經目錄，此目錄共分七部。據《道教義樞》卷二云，所謂七部者如下：

七部者，今依正一經，次一者洞神部，二者洞玄部，三者洞真部，四者太清部，五者太平部，六者太玄部，七者正一部。

七部是指三洞四輔這七個部，也就是說孟智周在編集《玉緯》一書時使用了三洞四輔分類法。孟智周編寫《玉緯》的時間雖未有定論，但據《上清道類事相》卷一中所載“孟智周，丹陽建業人也，宋朝於崇虛館講說，作十方懺文”一文可知，他在劉宋時就已小有名氣。崇虛館是劉宋時期明帝為天師道道士陸修靜修建的，孟智周在崇虛館講經，撰寫了十方懺文，可知他是一位與陸修靜關係比較密切的天師道道士。孟智周著有《老子義疏五卷》（《隋書·經籍志》卷三）。唐·杜光庭在《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五中把孟智周列為闡明重玄（玄之又玄）之道的道士之一。可見孟智周是一位極其重視《老子道德經》的天師道道士。綜上所述，可以肯定天師道道士、《玉緯》的作者孟智周在劉宋末南齊初提倡過四輔。

我們留意一下四輔與正一經的關係就會發現：《道教義樞》一書引用的敘述四輔的道經皆為正一經；而正一經又被四輔收在正一部。由此可以推測編撰正一經時四輔已經形成，而四輔形成時

正一經業已存在。所以正一經和四輔是同一時期形成關於天師道內部的。筆者認為正一經的編撰是四輔形成的主要原因。因為許多新編成的正一經沒有被收進三洞部裏，所以創立新的分類法勢在必然。

迫於編撰正一經之需要而創立的四輔，把三洞排出了一個等級關係。它把太玄部歸為大乘，把太平部歸為中乘，把太清部歸為小乘，即把三太分成了三個等級。這樣由三太輔助的洞真、洞玄、洞神三部之間也隨之形成了等級關係。洞真部居上，洞玄部居中，洞神部居下。三洞四輔的等級化也使各部經書之間產生了高低之分。

這樣一來，信奉全部三洞經書的天師道教徒應先從那部經書開始學習，師傅應先向弟子傳授那部經書等問題都要依據此等級分類來決定。即教徒們在決定經書的學習順序時，四輔成了他們的理論根據。天師道要求教徒首先學習最基礎的正一部道書，然後再學習太玄部道書，收在此道經中的《老子道德經》對天師道教徒來說猶為重要。接着按部就班地學習洞神部、洞玄部、洞真部。似乎太平部、太清部等經書沒有受到充分的重視。

道經的學習順序決定道士的地位(法位)。道士的法位是根據必修道經的順序來決定的。天師道道士的法位基本上是按照必修道經的順序排列的，由各部來規定法師和弟子的地位。按照《三洞奉道科戒儀範》^①法次儀的法服圖儀之規定，法師的地位有正一法師、高玄(太玄)法師、洞神法師、洞玄法師、洞真法師、大洞法師、三洞法師，三洞法師地位最高，精通所有三洞。通過《三洞奉道科戒儀範》法次儀的“正一法位”及《正一威儀經》中所記載的道士法

^① 《三洞奉道科戒儀範》乃成書於梁武帝在位之後期末年。關於此書的編纂時間，請參考拙著《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一篇第一章注(8)。

位順序^①，可以看出天師道道士法位制度是依據四輔制定的。由此也可認為《三洞奉道科戒儀範》一書中的法次儀的“正一法位”之形成應在四輔之後。它所表示的法位，可能正是梁代武帝時才得到完善的天師道教團的等級制度。

“道教”這個宗教名稱，是劉宋後期的天師道為稱呼自己的宗教而創造的名詞。這個宗教名稱後來用於表示按照天師道創立的三洞四輔十二類分類法而編排的道經中的教義的總稱。北周武帝時，“道教”一詞意指三洞十二類全部道經之教義。唐代以來，隨着各朝代在道藏的編纂事業中採用三洞四輔十二類分類法，收錄在道藏中的經書之教義也隨之被視為“道教”。南宋時期各種神仙道蓬勃興起，其中全真道、淨明道、清微派、神霄派等教派由於其道書被收錄在道藏中，這些教派也逐漸獲得“道教”的資格。南宋以後，天師道（正一派）和全真道發展成為“道教”的兩大流派。如果認為這種“道教”即人們通常所說的道教，可謂道教即指劉宋後期的天師道所提倡的宗教。在道教之成立這個問題上，此結論大大不同於迄今為止的一般的說法。但是，如筆者所論，道教一詞應縮小其詞義範圍。敬請斧正。

作者簡介： 小林正美，1943年生，日本人，現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日本道教學會理事。著有《六朝道教史研究》等。

^① 《正一威儀經》中的《正一受道威儀》一文曰：受道各依法位尊卑，不得叨謬。即俗人不得與清信弟子同座。清信弟子不得與清信道士同座，清信道士不得與正一道士同座。正一道士不得與高玄法師同座。高玄法師不得與洞神法師同座，洞神法師不得與洞玄法師同座。洞玄法師不得與洞真法師同座。洞真法師不得與大洞法師同座。登壇行道，齋戒講說，私房別室，行住座臥，以此位號，為其尊卑。